

■大局

要廉洁官员 更要廉价政府



◎周兴维
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

“官多扰民”。如果说延安时代的“精兵简政”保证了中国革命事业成功，那末现代中国的“精官简政”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举措。政府改革必须从“精官简政”做起，还人民一个“廉价政府”。

“吃皇粮”的人太多，行政机构过于庞大，会生出种种弊端，譬如形式主义的“套话”人人深恶痛绝，可是“套话”仍然处处不绝；官僚主义的“冗员”个个大呼精简，但是“冗员”仍然有增无减……这是为什么？就在于机构庞大。机构为什么会庞大？原因又在于政府不“廉价”。而政府之所以不“廉价”，根本

原因又在于缺乏纳税人的“成本—效率”预算约束。简单说，几十年机构改革为何始终未能走出“放权—收权”的怪圈，且越改越臃肿、越改越庞大，反腐倡廉、勤政高效为何一再再而三三令五申却收效甚微，根本原因就是政府一点儿也不用为其“大”而承担任何经济责任。

实际上，确立市场机制与政府转变作用，如同一枚硬币的两个面。改革，便是要做到这两个相反相成的“面”同步、协调。作为“下岗失地”的均衡机制，行政机关“缩编”早已势在必行，是政府机构“提高效率”的现实抉择。

经济制度的变革，必然要求行政制度、政治制度的相应变革。28年的改革历程表明，“改”到深处是产权（物权）。简而言之，无论个人、集体还是政府，都必须承担行使财产所有权职能所产生的责任、义务。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权力之所以过大开销过大效率过低，就因政府对属于“全民”的财产关系不清

或产权不明晰，这实际上意味着人民“喂养”了一个“高价政府”。

改革之“攻坚”，实质是要明确政府的角色、定位。其所以为“攻坚”，无非是因为其中的艰难和风险。但为什么说“廉价政府”不说“廉洁政府”？一则源于马克思《法兰西内战》的相关思想，二是基于中国发展市场经济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要求。

相对于“廉洁”，“廉价”更朴实、直观，更大众化，寓意更深刻、丰富，更富于现代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内涵。

“廉洁”，即为官清白，不贪污受贿，办事节俭，不铺张不浪费；其评价对象虽然可以是政府，但主要还是政府官员。

“廉价”，除了“廉洁”的基本内涵，它更突出了政府作为“公用品”加给社会的成本应该最小化的要求；其评价对象虽然可以是政府官员，但主要是政府。

“廉洁”，突出的是政府或官员

的外在形象，而“廉价”却特别强调作为人民自己的政府即“人民政府”的内在本质（比如实现从建设财政到公共财政的转变）。

相较发达国家、国内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，我国行政官员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平均收入水平也许不能算高。然而，把由行政从业人员组成的政府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，它所消耗的社会财富无论是绝对量还是相对量都是惊人的。我国每年新增财政收入的大部分都用在了“吃饭”上就足以证明，机构过于庞大不仅已经成了人民的一个沉重负担，而且严重阻碍了市场经济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和健康发展。或者反过来讲，“大政府”与“廉洁”可以相容，但“大政府”与“廉价”却不可相容。

政府机构的急剧扩张，严重侵

蚀了社会财富中本应用于社会生产和社会发展的份额。公共品的短缺，科教之不兴，部分地区和人群长期不能脱贫，“三农问题”沉疴积弊，等等，过大的行政开支严重挤占了社会的生产和发展资金，无论如何都是主要和重要原因。

政府机构的庞大还产生了一

系列经济负担和社会负担。公众切齿的“三乱”即为其典型表现。并且，层层重叠的管理体制是要讲“对口”的：上级有什么机构，下级也就有什么机构；公司企业的机构设置很大程度上也成了政府机构的延伸……此类非生产性费用非发展费用有多大？难以计算。

政府机构的庞大、重叠，还导致“交易费用”激增。条块分割的堵塞，部门林立的关卡，手续繁冗的审批，“跑部‘钱’进”的竞争，沟通关系的“联络”……这里又会有多少无法统计、无法估量的“灰色”或“黑色”开销？

可见，针对官员个人，也可以必须强调“廉洁”；然而，针对目前我国政府机构的过分庞大、效率低下及其给社会的巨大负担（腐败也与此密不可分），对政府则显然应该特别强调“廉价”。

人民政府人民“喂”，人民政府“为”人民。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，但这种服务也是有代价的，需要计算成本—效率。若无“廉价政府”，即无“和谐社会”。人民需要“廉洁”的，并因此是德才兼备的官员，但更需要“廉价”的、更有效率的政府。



蒋玉磊 制图

■看东说西

从韩国新都名说到重构龙



◎周到
西南证券研发中心副总经理

12月21日，以韩国政府国务总理韩明淑为委员长的新行政首都建设推进委员会，决定将新行政首都命名为世宗（Sejong）。

中国把汉城改译为首尔，已历时1年多，韩国的官方说法是，随着两国交流的增多，名称引起的混乱越来越多，因而要求中国官方对其首都的翻译，由首尔替代汉城。首尔中的“首”，可解释为首等、一流。“尔”是语尾语气助词，且为汉语翻译外国地名的常用字。朝鲜太祖四年（1395年），太祖李成桂将王都“汉阳”更名为“汉城”。日本明治四十三年（1910年），改称“京城”。大韩民国二十七年（1945年）起，恢复原名。现名系据韩语“汉城”的英语音译“Seoul”，再翻译回韩语，正字由“汉城”变成“首尔”。坊间的说法是，韩国并不愿意其首都名称与中国主体民族名称接近。从韩国只要求对中国首都有翻译要求，而对釜山等中文翻译并无异议看，传言倒也有些可信。

世宗李询是朝鲜、韩国历史上的一位明君，朝鲜太宗十八年（1418年）即位。他精通儒学。他最杰出的成就，是召集郑麟趾等学者，创立朝鲜文（韩文）字母，并于世宗二十八年（1446年）颁布《训民正音》。当然，此后的官方书面语言仍然是中文。因此，仅就朝鲜民族的文字形成而言，世宗李询有些像朝鲜半岛上的仓颉。

不过，世宗这样的庙号，并非仅在朝鲜半岛才有。中国就有10多位世宗，还不包括历代追谥的庙号。韩国不乏汉学家，也知道汉文化圈国家的世宗超过一个班。但与弘扬本国文化比，其他国家是否有世宗，已不重要。这虽与首的中文译名要求“去汉化”的嫌疑形成强烈对照，但并不难理解。作为君主，世宗李询对民族文化建设确实有杰出贡献。韩国把新行政首都命名为世宗，反映出它已把重视文化摆在了首位。

重视本国文化，扩大其影响力，是国家走向强盛的基本要求。文化分为物质文化、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三种形态。因此，文化的影响无处不在。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赵启正曾说：“民族的振兴，始于文化的复兴。只有在世界文化占有一定的份额，才能成为文化大国。只有文化大国，才可能成为世界强国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谁开始喜欢你的文化，你就开始拥有了谁。”就对民族文化的重视程度而言，韩国的做法应引起我们的深思。

龙，英文 dragon，在西方被认为是一种充满霸气和攻击性的庞然大物。因而“构塑

■生活财思

超低价旅游的双重扭曲



◎林采宜
中国银河首席研究员
中国国际金融论坛
专家委员会委员

当人们不再被衣食住行所困扰的时候，旅游逐渐成为时尚。旅游从奢侈消费走向大众消费，固然跟老百姓收入水平的提高相关，更重要的是和它日益趋近大众消费水平的低价格相关。从上海到九寨沟、黄龙双飞五日游，成人价格是3260元，来回机票加机场建设费、燃油费是2000元，九寨沟、黄龙的门票、巴士票总价为510元，四天的含早餐住宿，以三星级酒店的最低标准，住宿成本大约在600至700元之间，每个游客的团费扣除上述硬性成本，最多只剩50至150元，而当地旅行社把客人从机场接出来，到将这个团送走，投入的全程陪同时间大约96个小时，整整四天四夜，大巴的油耗、司机、导游的工资、住宿成本，旅行社的经营管理成本等全部开销即使再低，摊到每个游客头上也不只这个数，何况旅行社不是慈善机构，上海负责销售的旅行社要赚取利润，四川负责接待导游的当地旅行社也要赚取利润，那么，这些利润从何而来？

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游客在团费上“省了钱”，当然得在别的地方付出代价。

代价之一：在价昂质次的“自费”项目中为导游司机贡献收入。在不起眼处，有意无意地安插一些不具备吸引力的自费项目，或者导游在游览过程中热情推荐某些说明书中没有写明的游乐自费，在团费里该掏而没有掏的钱，自主不自主地花在“自费”项目上。

代价之二：在旅游购物中为商店创造超额利润，用以补贴团友们的“免费午餐”。大部分旅游定点商店要向旅行社或导游支付人头费，无论客人买不买东西，进入一个游客商店必须付若干元“人头费”给旅行社，那么不买东西的人头费，自然形成商店的“亏损”，这部分亏损仍然通过交叉补贴来平衡，补贴的来源是商品销售形成的利润。因此，在旅游景点购物，商品价格里不仅包括商店支付给导游的销售佣金，同时也包括商店为不购物游客支付的人头费，依然是羊毛出在羊身上，无非是出在这头羊身上还是那头羊身上而已。

代价之三：花钱买罪受。即使是既不参加自费项目，也不购买商品的游客，一样付出代

■彼岸

老爸攻电子 儿女学医考律师



◎袁晓明
管理咨询顾问，专栏作者
现居美国达拉斯市

据美国有关机构前不久对各族裔经济状况所做的统计，美国亚裔（包括华裔）在平均家庭年收入上已经超过白人家庭。

这个统计结果，从表面上看，华人在教育上的投入以及职业的选择应该是一个主要的原因。

早几年华裔第一代移民大多选择攻读电脑软件或电子工程专业，并非是他们都有技术背景，在来美以前的专业与信息技术毫无关系。比如，我的一位好友在国内是学政治专业的，他现在已经是有多年经验的高级电脑编程人员了，我还认识国内来的主任医师，也转学了电脑，现在每天对着的不是病人，却是电脑屏幕。

如此多的华人移民从事信息技术行业，是因为生活所迫，这些年信息技术行业的工作好找，且起薪不低。许多华人移民来美国后，花一年多时间读一个电脑硕士学位，继而找到工作，就开始脱贫，工作两三年就在市郊买一所房子，基本步入中产阶层行列。在本世纪初的那场美国经济衰退之中，一些华人受到冲击，但随着这两年美国经济的回升，失业的也都重新就业，保持了中产阶层的位置。

而华人移民的第二代大多就不再进入工程、技术行业了，许多人家商业、学法律，更热门的是学医。虽然他们也并非对当医生有那么大的兴趣，在一定程度上，也有

■万象

“到底是谁在统治英国？”

——英伦手记之七



◎陈丹红
自由撰稿人，旅居美、英10余年

老友问我，据说当今英国“蓝领”、“工人阶级”非常吃香，何以如此？那时我初抵伦敦，想当然地回答说：现在不正是蓝领出身的“工党”当权吗？工党领袖布莱尔已连任了两届首相（至今已第三任），狐假虎威嘛。

如今想起当时的回答，实在只是蜻蜓点水。英国是个复杂、有趣的“对立统一”体，很难“非此即彼”而论。君不见，这厢的皇家贵族依然故我，那边的民主竞选政党交替；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此起彼伏，为“劳动阶级”壮大队伍，也为“社会主义”埋下伏笔。

当然，英国人对“社会主义”的认知是泛经济化的，指的是一种以中下阶层人民福祉为重的国家福利机制，与中国、美国人泛政治化的“社会主义”有较大差别。正因如此，英国人很少将“社会主义”、“共产党”视作洪水猛兽，反而宽容地给予自由空间，而英国共产党本身也趋向温和，时不时与工会、工党甚至保守党合作，参加选举，有的党员被选为国会议员。

不知是英国社会发展的特殊土壤，还是马克思、恩克斯的前世功德，反正社会主义一直与英伦三岛发生着很深的纠葛。在经历了撒

切尔主义和布莱尔“新工党”政策后，这种色彩黯淡了下来。

十八世纪末肇端的工业革命，以劳动密集型为开端。一方面，是初期资本主义的残酷和贪婪，另一方面，是被剥削、生活贫困的工人阶级队伍不断扩大。1844年，来英国民切斯特照料父亲棉花生意的恩格斯为这里的境况所震惊，写下著名的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”。无疑，当时英国的社会是发端社会主义的温床。

十九世纪中到二十世纪中，英国工业革命在走向顶端后，开始下坡，社会贫富差别扩大、劳资关系紧张，自由罢工连续不断，有组织的大规模罢工出现了，各种大小工会如雨后春笋。1868年，一个将全英各重要工会联合起来的“工会大会”（Trade Union Congress）组织宣告成立，它的社会主义倾向几乎与生俱来，通过参选，进入国会，工会对立法和决策的影响甚大，成为英国政治舞台上一股特殊的力量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，英国总人口约为5000万，而“工会大会”拥有会员便达1200多万人，它的领导人随意进出“唐宁街十号”，和首相大臣们喝啤酒、唱三明治、谈国事。1974年，保守党领袖希思

首相在继任大选演讲中忍不住问道：“到底是谁在统治英国？”（工会？还是政府？）最后，他败给了工会背景的工党候选人。

英国工会呼风唤雨的大能足以安慰马克思、恩格斯的在天之灵，也让我这个旅居英国的外人跌破眼镜。2003年冬，一场消防队员大罢工波及全英，工会要求加薪40%，政府只给4%，谈判屡屡不成，原定48小时的罢工延至4天。那几天外出，四处可见消防站外的罢工横幅，消防队员们围着特别点燃的篝火，喝着咖啡取暖，吸引公众注意。晚上回家见BBC电视台新闻播报一场邻里大火，消防队因罢工见火不救，首相布莱尔紧急调动军队出动灭火。2004年圣诞节前的一个星期，伦敦市政府向市民发出警告，地铁工会要在节日期间发动罢工。工会提早一天宣布圣诞节前夕傍晚六点开始罢工。那天下午3点，伦敦地铁站已被提早下班的人潮堵塞。巴士稀缺，出租车供不应求，我先生加入了不断增长的白领行人行列，步行四个站到了滑铁卢总站回家。他说，周围的英国人抱怨的只是“工会选错了日子”，对罢工本身却熟视无睹、满不在乎。

重视本国文化，扩大其影响力，是国家走向强盛的基本要求。文化分为物质文化、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三种形态。因此，文化的影响无处不在。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赵启正曾说：“民族的振兴，始于文化的复兴。只有在世界文化占有一定的份额，才能成为文化大国。只有文化大国，才可能成为世界强国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谁开始喜欢你的文化，你就开始拥有了谁。”就对民族文化的重视程度而言，韩国的做法应引起我们的深思。

龙，英文 dragon，在西方

被认为是一种充满霸气和攻击性的庞然大物。因而“构塑